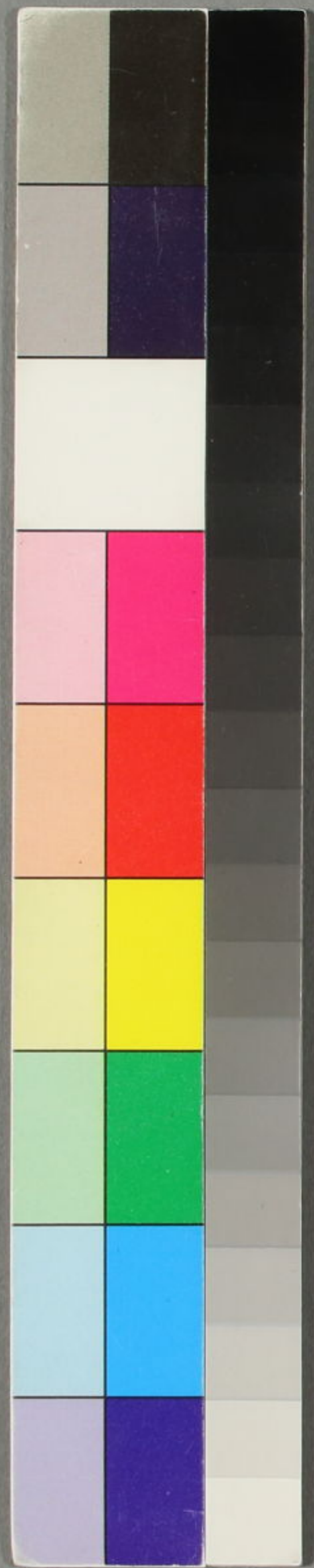


孟子釋解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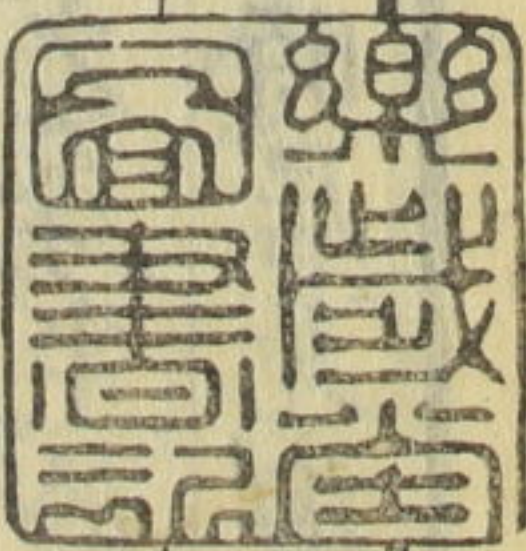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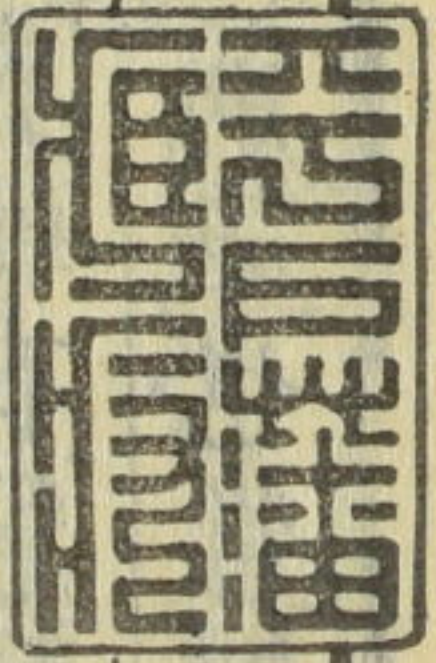
917
23



門 18



孟子釋解卷之十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萬章章句下

此篇亦論古人之行義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郝敬云惡色如淫婦人之類惡聲如

淫樂之類橫不順理也頑無知也廉分辦也懦柔弱也愚云頑夫者外訓之所難入也而聞伯夷之風則其心始知其身亦宜修其廉隅也下懦夫義倣此

此章先論伯夷伊尹柳下惠以見孔子之德更高也孟子曰伯夷雖於其耳目亦不受汚是以目不受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雖於其身所上下接亦不受汚是以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其於自所取其居亦不欲居汚是以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之國橫民之所止之邑不忍居也蓋伯夷其心思身與鄉人處如以衣朝衣冠朝冠之身坐於塗炭之中也此下即証前語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

以待天下之清明之治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為之成廉懦夫為之有立其志之事矣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伊尹曰何事為非君乎何使為非民乎是以雖治亦進雖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已下解已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

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郝敬云鄙固陋也薄刻削也敦

厚也愚云由由然不自變其初之貌袒裼免

衣也裸裎露全體也浼者以物汚之之稱

柳下惠不羞於事汙君不辭居小官其進亦不隱

已賢材必行以其道或遇人皆登用己獨遺佚而

不怨雖處阨窮而不憫恐雖與鄉人處亦由由然

不忍去也曰爾自為爾我自為我爾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汙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之褊局者亦成寬裕矣薄夫之輕浮者亦成敦

厚矣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

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

以仕而仕孔子也

郝敬云淅將炊而以水漬米也接手接米而瀝其水也說文引此作

澆淅速疾也久緩也處不出也

孔子之去齊行速不及炊接米去也去魯曰當以

遲遲吾行也此乃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

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當其可而

無不時其可者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愚云聖者作民則者之名伯夷曰頑夫懦夫柳下惠曰鄙夫薄夫蓋亦因聖作則之義特稱之其則倣者也如伊尹乃有先知覺覺後知覺之文故不須言其所則效也清者不著濁之稱和者彼此各不失己而以相愜適之稱也

孟子稱伯夷聖中之清者也伊尹聖中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中之和者也孔子聖中之不失時者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

也郝敬云集和聚也樂終曰成一音獨奏為小成八音合作為大成金鐘也聲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凡樂將作先擊鐘以宣眾音後乃擊磬以收也金聲高故主宣玉聲訕然故主收一宣一節高下相和與眾音相為終始非截然一始之一終之也金聲也者四句釋集大成之意非如小成之一音自為終始也條

者連屬不絕繹如之意理者分明不亂皦如之意再舉足曰步步六尺人一舉足踐三尺也愚云爾猶云其身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者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之義而條理之因其條理之所暢通而以躬行示之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者言此譬猶樂之鐘聲既始之而又能磬聲振收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者蓋言始眾聲所

循之條理又能終之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者蓋其人材德能居守之而以爲
民之儀則者聖之事而其始條理之所合通者學
智之事也下因更譬智與聖之別以射智譬則巧
也聖譬則力也言射有巧有方能命中者巧也能
及之於其遠者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者言足以兼舉伯夷等之義而以躬行示儀
則者其身聖德之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者言巧能
擇其衆義之可否而以不失其時中之宜者其學
智所積之効得之也此蓋亦歸重於學智以言之

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
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
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
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
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
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
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
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郝敬云
北宮錡

衛人姓名班序列也品秩曰爵奉養曰祿害猶妨也
籍典籍諸侯僭越惡王章不便己也人所立曰位古

位與立通、一者、截然不亂之意、同一位、爵同也、凡總也、愚云、總、槩、以言之、辭、上士、士之長也、祿、言地、地、即田也、祿、自田出、天子之制、即王畿也、制者、宰割之名、居重、馭輕、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受地、受食祿之地也、視、猶比也、視、侯、百里也、視、伯、七十里也、元、大也、天子之士、稱元、別于諸侯之士也、視、子、男、五十里也、此章論周室班爵祿之制、而編次置之于此者、亦以補前篇當今之世舍其誰之餘意者也、北宮錡問曰、周室之班爵祿也、如之何、為其等差也、孟子答曰、其詳今則不可得聞也、蓋諸侯之國、惡其舊制之不亡、則以害己、今所制也、而皆滅去其典籍、然而孟子嘗聞其概略也、五等、天子、公、侯、伯、及子、男、各一位也、國朝之位六等、君、卿、大夫、上士、中

士、下士、各一位也、天子之所制、馭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封不盈五十里者、不能達天子、而附於諸侯、曰附庸之國、天子之卿、受采地、比公、侯、大夫、受采地、比伯、元士、受采地、比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

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一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郝敬云大國公侯之國君十卿祿者國中之祿皆君之祿舉全數歸君內以其十之一給卿故國無大小君祿皆十倍其卿卿皆取君十分之一而卿祿倍大夫多寡不同者國有大小君祿亦有多寡也大夫以下國無大小祿多寡皆同上士減大半中士半上士下士半中士不言半言倍者爵自卑而升祿自薄而厚上以下為基貴以賤為始也庶人在官謂無爵位而供役于官與服田之庶人異也有田不得耕給之祿以代耕也代耕兼下士與在官庶人言也耕者之所獲反明下士與在官庶人不得耕則無獲也一夫百畝授民田之常法也

糞治田也田糞多則肥美而入穀多是為上農糞少則土瘠入穀少是為下農食養也入多養人多入少養人少耕之所入有五等庶人在官給祿亦有五等耕入之等視農之勤惰代耕之等視事之勞逸故曰以為差也

大國地方千里其君之所取十倍卿之祿卿祿四倍大夫大夫一倍上士上士一倍中士中士一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其祿之數足以代其耕也次國視大國減十之三故七十里君十倍卿祿而卿祿視大國減其一分故三倍大夫大夫一倍上士上士一倍中士中士一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視次國

減十之四故五十里君十倍卿祿而卿祿視次國
又減其一分故二倍大夫大夫一倍上士上士一
倍中士中士一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也大夫已下之祿大次小國似皆
同而亦各有差蓋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是為定
制然而上田農夫以食九人上次以食八人中食
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故庶人在官者之定
其祿制亦隨國大小而其物力自有豐約故或視
上農夫所食或視中或視下以為其差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小挾長不挾貴不挾兄

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
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二人則予忘之
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郝敬云挾之言夾也百物相兼曰挾長謂年長貴謂有爵兄弟愚云謂其身為內若外兄弟之列也友者以同其志而相處之稱也郝云孟獻子魯卿孟孫氏桓公之裔三家之長也愚云即仲孫蔑五人皆貧賤士也樂正姓襄其名牧姓仲其也字

此章論友即亦自前伯夷柳下惠與鄉人處之義
來萬章問曰敢問與人相友之道此萬章設此問
欲以知孟子待友之旨故特稱曰敢問也次章傲

此孟子答曰其心不自挾有其年長不自挾有其位貴不自挾有其親為兄弟而與之相友友也者友其德義也是故不可以別有挾也孟獻子魯卿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一曰樂正裘一曰牧仲其餘二人則孟子忘之姓名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相友也蓋其心中自無獻子之家即不挾其貴者也此五人者亦於其交際有獻子之家則此五人

不與之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

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小飽蓋不敢小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上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

賢其義一也
郝敬云費小國惠公費君毛奇齡云凡宰都君之稱以長于其地也此所稱國猶顯更部極各為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即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況魯在戰國方五百里

則費或稍寬其得以都君而儻國君容有然耳顏般亦士之賢者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我役使之也亥唐晉隱士高士傳云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疏食粗飯也職主事也王公愚云王若公也尚配也前漢王吉傳曰娶天子女曰尚蓋自戰國時已有是稱而漢人承稱也館者舍也甥郝敬云即舜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貳室朱熹云副官也饗舜郝云就饗舜之食也

非惟百乘大夫之家友德之道為當然如此也雖小國之君亦有如此之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事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交之矣王順長息則臣事我者也是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當然如此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此之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平公造亥唐之門唐曰入則入曰坐則坐曰食則食

雖疏食菜羹平公未嘗不飽也蓋不飲不飽也此蓋以見其實不欲飽之也然終於此而已矣此蓋以其不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為非王公尊賢之宜也故下云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蓋位祿爵二者皆天命有德者也則當與賢者共之也今弗與共之者猶與士無爵士者均故曰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下列堯舜之事者亦以見雖天子亦有之也蓋亦以堯之於舜始為尊賢之得當其宜者也舜既尚帝之二女而見帝堯帝堯館食之于其貳室是帝之饗

舜也而帝亦受舜之饗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者也凡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故貴貴尊賢名稱雖不同而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郝敬云交際謂往來交相接也卻愚云退也卻之者拒退之而不受也重言者以見其常卻之也

前章已明相友之道而相友之外則為平常之交而萬章意以為今諸侯率多不義是似宜當絕其通問餽遺之路而孟子受其餽不辭卻之不知其為何心是故問交際何心哉孟子答曰恭也言當以恭為心也萬章曰每餽卻之卻之者謂之為不恭者何哉孟子答曰世蓋有尊者賜之而心竊計彼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者今以若是者為不恭故弗卻也萬章意猶以不義之財宜當卻故復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蓋其卻之之心曰其取諸民之不義故不受也而其口所言

則以他辭無之受者其事為不可為乎孟子曰彼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亦嘗受之其餽矣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郝敬云禦財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康誥周書篇名殺越人殺人而顛越之也于貨取其財貨也閔書作啓與昏通無知貌或云強也讞書作懲怒也教者誨之使改也惡極故不待教殷受夏湯誅桀取夏也周受殷武王誅紂取殷也愚按殷受夏周受殷之受是詭換之法

萬章猶以其受之為不可也因復設譬以更起問也今有欲禦行人於國門之外以奪其貨者其交我也以道其餽我也以禮斯可受於其所請禦與曰不可所引康誥語意言有殺人顛之于其奪貨之事而其心昏然不畏死者凡民皆莫不讞其凶惡者也其如是者當不待教而誅者也蓋如殷周之誅伐以受夏殷者是受之於天之所與也其功於今為光烈如夫受於夏受於殷則不可焉受之於其禦者猶受於夏受於殷如之何其受之乎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

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郝敬云今之諸侯謂七王也王者作如湯武也此併也愚云充類者盜取其不可取者也暴君亦取其不可取是其所相類者是以充類也然君之於民本雖有其定額之限而有可取之義如盜則無可取之義故曰至義盡也獵者閱歷於眾物之所集而以取之之稱較者比併以校其優劣也故多擇而以相較以取其優者曰獵較孔子雖仕於魯有見其果不可則去之之意而魯人之用孔子亦有見其果不可用則罷之之意故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也

萬章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以暴虐威迫取之

猶禦人於國門之外也然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者敢問何說也孟子答曰子以為有王者如湯武作則將比連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將或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身之有而取之者盜也則是充類以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以待孔子則孔子亦獵較以待魯是其今食祿於魯者尚非其真心姑且為臣寄其身以察其不可者也此其心跡似為詐者矣雖然君子於其所不可為終身之君者為此獵較猶為可而況於其所不可為終身之君者受一時之賜

者乎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小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郝敬云簿書也方策之類正祭器書其所當用品物于簿不在簿內者非其正也四方之食山澤異品如周禮廩人貢師所謂珍異之類也供簿正供簿內之正數也兆愚云其將來至之位徵也淹者物留在水中之稱也

萬章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行道者與曰事行道也事道奚獵較也孟子曰孔子先以魯人先世之典簿正其祭器蓋其宗廟祭器之所供有以魯

國四方之食供之之典而當孔子仕時先以簿正之欲令如舊典而三桓奪其邑以各為其采地是以不肯以四方之食供其簿正或因問曰奚小去魯國也孔子答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者言吾以簿正祭器者乃亦以為卜其道行不行之兆也雖其他苟有合於可為兆則足以行道也而雖久之而不行而後去魯也孔子之於仕魯及他國常如此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之淹留也凡此萬章之所謂事道者其旨唯止於潔身之事而孟子所謂事道者乃以欲致魯國之政正為事道是以其答

乃以如此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

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

公公養之仕也

郝敬云見行可見以為道可行也冀望之辭際可交際僅可也公養公家

養賢餽粟肉之類也季桓子季孫斯也桓子時孔子為魯司寇故見道可行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孔子去

魯居衛先主顏轡由後主蘧伯玉即此時也事見論語衛孝公史傳無之孔子在衛前當靈公後當出公

輒之世按史夫子以衛輒八年自陳蔡反衛明年歸魯與衛輒處者經年此外別無所謂孝公者矣朱熹

謂孝公即出公輒近是或云輒無父不當諡孝此衛人謂輒當立而私諡之也

是故孔子有三仕一見行可之仕一際可之仕一

公養之仕於季桓子時見其或可行故可仕也於

衛靈公其交際有禮相接以義故可仕也於衛孝

公其所館自公餽其養故可仕也要之並皆見行

可而但於季桓子自孔子想見之者其餘乃彼所

相遇有禮義而有可冀道之行是為其異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

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

居卑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

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

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郝敬云貧道不行而家貧也有時為養養養無主也尊卑以位言富貧以祿言祿厚曰富薄曰貧惡乎宜乎猶言

何者為可也抱關守闕門者擊柝擊木巡夜者委吏掌倉庾之吏曰者釋其義即下文位卑而言之者也會計會合出入計多寡之數也當無差也乘田苑囿之吏掌畜六畜者也乘謂馬牛之類田牧地也苗長貌壯長肥大也本朝謂己國君之朝也

此章承前論士處窮之仕也孟子曰仕本非為貧也乃為士之義當仕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本非為養也乃為求繼嗣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之仕當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之乎乃抱關擊柝亦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其言乃不敢以高曰會計之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其言乃不敢以高曰牛羊之茁壯長而已

矣位卑而言高者是為踰職越分乃罪也如不辭富貴立乎人之本朝而其道不行者是為竊祿濫仕乃恥也郝敬云此一章言時中之權如此然後為天下古今之善士後二章言士守己之貞○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愚云乎猶

於也郝敬云託寄也依也寄旅依人館穀曰託不獨
失國之諸侯然託于諸侯惟諸侯乃可古諸侯失國
亡在他邦曰寄公寄即託也如魯昭公依託齊晉之
類士雖在他國不肯仰託于君以道自重也雖是不
敢比于諸侯實是不肯苟且因人也餽饋同餉遺曰
餽氓解見滕文公篇郝曰賑贍曰周賞賚曰賜愚云
上予而下受之曰賜禮云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及此賜於上可以見其義然也執事曰職以事食人
曰食一作飮周無常數君所以待民也賜有常數君
所以待臣也食有常數臣所以受養于君也惟餽無
常數主賓所以相交際也周者周其乏無祿故隨宜
周之有祿則如數賜之賜則君以例頒之食則臣以
身就之周則有司興發之餽則君使人將送之周士
與周氓異周士即餽也士雖異凡氓而未為臣與氓
同以氓冒臣禮故曰不恭雖
云不敢實不肯輕食其祿也

此章論士不託諸侯之義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
侯者何故也孟子答曰不敢託之也諸侯有故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即是同盟相恤之義故禮也士
之託於諸侯者非士之宜故非禮也萬章曰君餽
之粟則受之乎孟子曰受之萬章問受之何義也
曰君之於氓也固有賑周之之義也曰賑周之則
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所以不
敢者何也答曰抱關擊柝者皆士也皆有常職以
食於上所賜今無常職而受其賜於上者是已獨
踰於諸士故以為不恭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
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

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彼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可謂悅賢乎 郝敬云鼎肉烹于鼎者儀禮有飪鼎熟肉也。有腥鼎生肉也。亟者前事未卒而

又以後事至之謂也 郝云亟問繆公使人問也。亟餽即問來餽也。於卒于未後來餽也。標摩也。北面向君也。稽首叩頭也。及子思名犬馬言養而不敬也。臺愚云據古今注累土曰臺古者諸侯所居殿皆高築土亦稱曰臺臺無餽蓋雖庖

人餽之肉而臺則無餽也

萬章問曰君餽之則受之之事不識可常繼其事乎孟子答曰魯繆公之於子思也亟致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其以使命煩己拜也於卒也標摩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其餽曰

今而後知君之以犬馬畜彼蓋自是臺卒無來餽鼎肉也夫悅賢則當舉以官之而不能舉又不能養之者可謂之為悅賢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郝敬云廩人職粟者庖人職肉者君之有司自致于賢者之左右相續不之不必屢稱君命煩賢者下拜也僕僕煩瑣貌臣拜君賜禮也土受君餽亦必

拜但君既重其賢則不可以亟拜養之堯
養舜見萬章上篇上位謂登庸為相也

萬章因復問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其事如之何
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其君子再拜稽首而
受之而其後則廩人繼之粟庖人繼之肉不以君
命將之故如繆公之所餽則子思以為是以餽鼎
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故也堯之
於舜也異於是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
牛羊倉廩皆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是能養賢也
後舉而加諸上位是能悅賢也故曰王公之尊賢
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
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
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
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
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
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郝敬云在國居國中
也市井街市井里道謂之井說見滕文公下篇在野
居郊外也草莽曰莽草色莽蒼莊子云適莽蒼者三
餐而返謂郊外也曰市井草莽別于在朝之臣也庶
衆也質贄同愚云庶人賤故不得自執其贄以見君
必因人傳之於君前而以為臣既為臣則可得見其
君也庶人執鵞士執雉大夫執雁卿執羔役赴公家

也之役

此章論士不見諸侯之義也萬章問曰敢問處士不見諸侯者何義也孟子答曰在國之民稱曰市井之臣在野之民稱曰草莽之臣皆謂之庶人庶人不傳其所執之贄於上以為臣則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執其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者何故也孟子曰往役者義也往見是為踰等之事故不義也且試問君之欲見之也何以為見之也哉曰為其人多聞也為其賢也孟子曰苟為其多聞也則雖天子不召師而

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聞聘以招之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愚按亟數也亟見二字以起下文友士之義蓋其亟見者似朋友交親者故云爾豈不曰已下以釋子思不悅之意也奚者以詰其意之所由來之辭

此孟子引繆公事以見賢者之不可待以

不敬而以益實其不可召也魯繆公亟見於子思
因曰古千乘之國侯以友士之禮何如子思聞之
而不悅曰古之人君與賢者交者其有言曰如我
於彼賢者事之云者也乎豈有言曰友之云者也
乎子思之不悅之心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
臣也何敢與君友也此蓋以繆公自負千乘之國
為非其宜也若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
友為心以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且不可得也況
可召之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

磬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
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
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
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
云周道如底其直如天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
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
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郝敬云田獵獸于田召
虞人以旃持旃為信以
招之也皮冠韋弁戎服之冠也旃一作壇周禮通帛
為壇以召庶人象其素也士已仕者也畫龍日旂以

召士象其變也折羽曰旌分析鳥羽而垂注于竿首猶今之旄節無帛者以召大夫象其直也士之召即旂也士已仕為臣庶人未為臣也左傳齊侯田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與孟子異詩小雅大東之篇周道大道也底詩作砥磨石言平也履行也視效法也當仕當仕時也官者愚云立統分局各有職掌以辨治其事者謂之官也

此亦引齊景公招虞人以旌之事以見其招不可不以禮義也齊景公田獵之時嘗招虞人以旌虞人不敢至景公怒將殺之而孔子曰志士常不忘在溝壑勇士常不忘喪其元蓋以為賢也此虞人乃以其不進故幾死者而孔子奚取焉而以為賢乎蓋取非其招不往也萬章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也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今景公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而虞人雖知其或死而不敢往也以此推之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是以士招以不賢人招者豈非併失之與是故欲見賢人而不以其可得見之道猶欲其人之入而閉之門也門者謂何夫義向門之路也禮即門也惟君子能由是義路出入是禮門也所列詩意言眾所由之大道如砥甚平其直亦如矢君子常履焉以行而小人亦常於此屬其目也萬章因復問曰傳云孔子君命

召シ小侯ハク駕カ而行シ然則孔子之往非與孟子曰孔子是時當其仕有官職而君命者乃以其官召之也其不侯駕者不亦宜哉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郝敬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大國三鄉頌誦通頌容也誦詩從容曰頌尚友謂上與古人為友此因前章萬章不論孔子當仕而疑其不侯駕而行更承以此誨當論世之言也孟子謂萬章曰欲

為一鄉之善士者斯友一鄉之善士足矣欲為一國之善士者斯友一國之善士足矣欲為天下之善士者斯友天下之善士足矣今則欲為彌天下互千古之善人故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乃又尚論古之人是學之所以頌其詩讀其書也然則頌其詩讀其書者不知其人當時所際遇可乎是以亦論其世也是亦崇尚其友之一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間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

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
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去郝敬云卿者章也章善明理也又卿嚮也
人所歸嚮也傳曰卿者君之貳古者天子
六卿諸侯三卿小國二卿貴戚謂先世勳貴親戚詩
書所稱諸父諸舅皆是不獨君同姓耳異姓之卿與
君非親故拔自士庶如孔子為魯司寇孟子為齊卿
之類故有可去之義世官世祿無容去也勃然愚云
顏色怒漲也

此又因孟子論異姓之卿而以見賢者雖見舉用
又有時不可不去之義蓋以終通篇所言之士節
也齊宣王問卿孟子對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
有不同乎對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

曰請問貴戚之卿其道以何對曰君有大過則諫
之反覆諫之而君不聽則易其君位王以孟子為
卿而有是語故心生怒氣因勃然變乎色孟子曰
王勿異臣所對也王問臣臣不敢欺不敢不以正
對也王是時自悟其前聽之有錯而其顏色稍定
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其道以何對曰君有過則諫
之反覆諫之而君不聽則去蓋亦以見其不論過
之大小唯不聽諫則退去也

孟子繹解卷之十終

孟子繹解

